

楓城歲月

劉勸嶸——著



輯一

念念心隨歸雁遠， 寥寥坐聽晚砧痴

——
薛寶釵〈憶菊〉

自然交心、煙景憬悟，講演生命的觸動。懷著憶菊虔心，書寫物我融合的瞬間。

春之喜帖

春天是多麼地幸福啊！當祂輕快的足音一響，便有無數纖弱的花之美女，願意以畢生的幸福，以最豔麗的姿態，博取春的那抹燦然。暢直的春遂也不再羞赧了，於是大方地吹起清揚東風，送給我們無數花情之喜帖。

佇立於繁花的耽美間，我已悠然。

邁入了新的學期，再次到訪我最愛的花城，杜鵑卻是如此地霸道，不經同意搶佔了我的眼眶，征服了羅斯福路後方的每一片土壤。椰樹不再是主角，蒲葵也遜色了，粉如蜜桃的、白如潔雪的，整城的杜鵑似是埋怨著春的姍姍來遲，又似那把握每刻邂逅的癡情女孩，不惜凝聚了每一分心力，就爲了燦爛一年一度的三月。

「至於春天，我不得不驚嘆於杜鵑的敏感，不得不承認整個季節都是她們的天下。」在臺大經歷了第一個春季，我終於知道簡嫻的描述是如何地貼切！盛放的每一叢花蕊，何止是點綴了整個校園，她們不再是裝飾品了，而是校園的主體！椰林的傘蔭下，球場旁的草圃間，將開未坼的花苞、盡情搖曳的花開、圓熟美滿的花落，呈眼的是一條條完整無憾的生命。我愛這每年三月毫

不猶豫租下臺大的房客，愛這雖然短暫卻充盈快意的泰然，愛這喧賓奪主的凜然霸氣。

若說臺大是杜鵑的天下，圍牆外的羅斯福路，大約便是木棉的世界了。尖峰時段的羅斯福路，總是灰撲撲的一片，汽車與公車的嘶吼聲，鎮得我喘不過氣來。但熱燙的木棉就是不一樣，硬要在灰煙瘴氣間挺出他的紅艷。起初只是稀疏的幾朵與零落的黑果，但他的鬥志大約是被開學的鐘聲激起，一轉眼便綻放了滿樹橘紅。這是木棉特有的色澤，純粹如「爾焉能挽我哉？」的柳下惠，又像「嶢然泥而不滓」的屈原，任憑人間是人間，兀在枝頭上放他的豔！

木棉，是昂首向上的植物，枝桠上的木棉花，清一色地面向著天空，沒有一朵是朝旁或向下的。多麼地高傲啊，上百朵花整齊地向天看齊，在蔦謝之前，竟不願向地下的人們垂顧一瞥，而我們只能仰首豔羨他們的高高在上，甚至不能開口規勸他們的傲，因為木棉就是做得那麼有道理。羅斯福路邊，一排高傲的紅，隔著校園的青春與馬路的喧囂，也為春日的霍霍暖陽，鬆上了一層喜氣洋洋。

三月的大學廣場不只是日治時期的古蹟，更是幅別具特色的風情畫。樟樹，平時不起眼的靜默者，竟以她成穗的黃花，攫走了整個臺大的門面。就算我們想看杜鵑的豔、木棉的辣，來到校門口之際，總不免被錯落椰群中的樟樹懾了一陣。細小的黃色花串，雜羅於綠色的熟葉，從遠方看去，簡直就是顏料點成的漆彩畫，呈現彷彿超現實的朦朦朧朧。樟樹是有詩意的，有美術天分的，不必拜師苦學，一派輕鬆地以自我完成藝術的詮釋。

某個涼爽的清晨，我在籃球場圍籬外，也看見了這種小黃花。熹微的晨光中，我忍不住走上前拜訪她們。就是這麼奇妙，遠看的一片迷迷濛濛，近觀卻是如此地鮮明，如嬉戲荷隙間的魚，每一朵都有她獨特的奧妙！或迎風而立，或兀自下垂，或含苞待放，或花瓣殘落，她們的形象並沒有標準的模範生，也正是這樣的花態萬千，才拼得成這幅絕美的圖畫吧！

若將千餘年前謝安的白雪之問搬到春之臺大，答案定不是撒鹽空中，也不是柳絮風起，而是滿枝滿葉的流蘇花雨！三月底，杜鵑花謝了，木棉花落了，樟樹的花也不再盛放，原以為春的聲音將逐漸幽邈，原以為壯麗的校園將復歸岑寂，突然蹦了滿樹的流蘇，著實令我吃了一驚！

月初的流蘇是枯枝虬結的，接著冒了些嫩小的葉芽，真沒想到這些毫不起眼的樹，在我的不留神間，就在枝上堆滿了厚厚的雪。那萬眾矚目的白，怎麼看就是惹人憐愛，不禁佇立於活大前的流蘇下，任隨風飄墜的細瓣，糝落於我的衣襟，糝落於碧綠的草地上。誰說臺灣的緯度看不到雪，這豈不正是白雪紛紛嗎？為何張愛玲會將傾城戀的主角冠上流蘇之名？這不像話的純白、浪漫，無疑便是最佳的解答！

杜鵑的奔放、木棉的熱血、樟花的畫意、流蘇的潔白，春天以祂的多情、馳騁，送給了花城的我們接二連三的喜帖。對著繁花似錦，我遂不知不覺走入美的世界，而難以抵禦無數藝術之浪的撲襲了。

微觀世界

睜亮雙眸向繽紛人間，我們時常讚嘆山川大澤的壯麗、春花秋實的浪漫，感念於長城的歷史滄桑，傷悼於歲歲年年的日月暗換。然而，一些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，那春花下的蟲蟻、那長城上的沙塵，我們是否曾駐足凝眸？佛云「芥子納須彌」，小小的芥子之中，其實有如須彌山一樣的廣袤世界。拜現代科技所賜，顯微鏡的出現，讓我得以在微觀的世界中探幽窮蹟，藉目鏡物鏡的成像，這座須彌山不再難以攀登，而我能於山中吟嘯徐行，於水窮之處坐看雲起之時。

幼年時家裡的儲藏室，收納著一臺陳舊的顯微鏡。猶記得一個蚊蠅肆虐的夏日夜晚，心血來潮的父親，在隨手捏斃一隻耳畔的蚊子之後，竟拿出了塵封已久的載玻片與蓋玻片，細心地將蚊屍滴上水製成玻片，放到這臺老舊顯微鏡下觀察。顯微鏡的燈光暗黃，但蚊身細節在光學原理成像中無所遁形。童蒙的我睜大雙眸，第一次踏入顯微世界的園林，看那小蚊身體的分節、六足的曲折、翅翼的紋路。曩時的我自無任何生物學概念，但也正是如此，讓我能免於知識的汙染，而能致虛極守靜篤，以純心欣賞微觀世界，看生物體構成的脈絡與肌理。蚊子雖小，但那只是我們七尺之軀的視角下使然，當我童稚的眼光看到了放大的蚊身，心中只有由衷的讚嘆！這是幼小的我，以最清明未染的心，與微觀世界的第一次邂逅。小與大並非絕對，拋卻自我成見，拋卻平時

看事情的角度，則小亦可為大，大亦可為小。此刻，鏡頭下蚊屍放大後構成的獨特圖像，已在我尚不知事的心中，烙下深刻印象。

國中時生物學的實驗課堂上，第一次親手操作顯微鏡，觀察植莖的橫切面。將玻片放到載物臺上，以玻片夾固定，調整適當倍率後，藉調節輪對到最清楚的焦距，對照課本上的圖片，細心分別切面上的構造。單子葉植物的維管束散生而雙子葉環生，維管束中更分為木質部與韌皮部，前者負責水分運輸，後者則專司養分汲取。這時，雖仍訝異於微觀世界的璀璨，巨觀下乍看一片綠的莖，竟由這麼複雜的構造組織而成，但更多是知識的學習，冀求在目所親見之後，不再把課本上的文字視為冰冷知識，而能因這顯微鏡中的相逢，切身體察植物體的奧秘。顯微鏡是汲取知識的捷徑，讓我們得以縮小自身尺度，步入微觀世界的堂奧，復能在此堂奧之境中，獲得一些成長與卓昇。

上了大學來到北部成為一名醫學生，預備披上白袍的歲月裡，在顯微之大澤中奮泳，是學習光陰裡的日常。大二的寄生蟲學，又一次拿起顯微鏡，觀察寄生蟲的型態。寄生蟲是一群獨特的生物，不像圓顱方趾的我們呱呱墜地即在大地上行走直至終生，他們選擇在不同宿主中轉換完成他們的人生歷程。如吸蟲綱的薑片蟲，蟲卵孵化後的毛幼鑽入扁蝨體內發育成尾幼，復又附著到菱角與荸薺的葉面上化為囊幼，最後則是在人類生食菱角荸薺時，在人體內化為成蟲，成蟲則又產卵開始下一代的生命。他們的生命充滿幻化之喜，在各種型態與宿主間轉換，變形而轉生，

往復不已；卻也充滿著等待之悲，等待下一任宿主的到來是個無窮無盡的過程，或許開始下一段生命歷程的機緣就在等會，但也可能終老至死，都進不到下一個生命階段，好似歲既晏兮孰華予的山鬼，只能採三秀兮於山間，獨對那石磊磊兮葛蔓蔓。看著助教提供的玻片，思考蟲隻如何幻化變形，我發現這是一個多麼繽紛的世界！目鏡物鏡的成像裡，我看到了犬鉤蟲兩對尖牙的口腔形狀、曼氏血吸蟲具有側刺的蟲卵，尚有牛羊肝吸蟲的頭錐與卵巢、阿米巴原蟲吞噬紅血球的囊體……這群寄生人體的生物，在顯微鏡下，向我呈演了一個多彩紛呈的世界，我條然覺得《莊子》中的鯢化爲鵬並非虛妄，對每隻寄生蟲而言，跨越形體的限制是如此自然，在不同宿主中生存是他們的天職，微觀小蟲的世界，乃是如此多姿多采。

大四時踏入臨床知識殿堂，病理學課堂上，學習辨認組織病理切片。各式各樣的腫瘤與疾病，會使人體組織發生不同變化，顯微鏡下的組織切片，便也會產生別具特色的型態：視網膜母細胞瘤的細胞，微觀下會圍成獨特的玫瑰花結形狀；類澱粉的沉積在剛果紅染色後，則會在偏光顯微鏡中呈現獨特的蘋果綠色；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骨髓切片，更充滿外型雜沓多變的血球，好似觀賞萬花筒一般。看著各式各樣的組織圖騰，不只要精確辨認器官種類，更要藉由細胞排列特徵，做出正確診斷。此刻的我再無法單純地欣賞組織排列模式的千變萬化，因為我感到這是一項多麼任重道遠的工作！面對臨床的病症，唯有病理部的正確判斷，才能使患者在第一時間得到正確治療；唯有臨床症狀與病理特徵的綜合，才能以最精準的分子療法濟助病患的患者。因而，在每一

次學習辨認的課堂上，我總是戒慎恐懼，熟記每一項疾病會有的切片特徵，將前人攢積而成的知識，幻化為披上白袍後的養分。

「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」老子在道德經中告訴我們，凡事都是比較而成，並無絕對的判準，故而大小之別亦然。在人類的尺度中，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是蟲獸與細胞，若藉著顯微鏡改變尺度觀察，便會發現微觀世界的花果山中別有山澗底下的水簾洞洞天；便會了悟，世間的一切均不可輕視，天地間的野馬塵埃並不卑微，只是我們未嘗定下神來以它們的尺度悉心關照。幼時的蚊蚋，中學時的植莖，直至大學的寄生蟲與病理切片，每次旋轉調節輪，我都彷彿踏入了另一重宇宙，乘目鏡物鏡之飛船，在星系銀河間遨遊。

（原載於一三三年三月楓城新聞與評論電子報，第十七屆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徵文比賽散文首獎）